

新刻增補藝苑卮言

增補藝苑卮言附錄卷之九

吳郡王世貞元

新安程榮仲仁校

詞者樂府之變也何元朗云樂府以皦逕楊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昔昔鹽阿鵠監阿濫堆矣鹽鹽疏勒鹽阿那朋之類詞名之所由起也其名不類中國者歌曲變態起自羌胡故耳然自昔昔鹽排律外餘多七言絕有其名而無其調隋煬李白調始生矣然望江南憶秦娥則以詞起調者也若蘢蠻則以

辭按謂者也

溫飛卿所作韻曰金荃集唐太辭有集曰蘭畹蓋皆取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

楊用修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闋識者以爲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苟而已不復有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余每誦之及樂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二千宮女如花面幾箇春來無淚痕輒低回歎息古之怨

女棄才何限也

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  
皺一池萍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  
寒此語不可聞鄰國然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  
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闌尚書意似祖述之而  
句不逮然亦佳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外曉風殘月與秦少游酒醒處  
殘陽亂鴉同一景事而柳尤勝

寒雅千萬點流水遙孤村隋煬詩也寒雅數點流水

遶孤村少游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  
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  
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又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  
梨花同夢爽語也其詞濃與淡之間也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若能  
有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真是

詞手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蘋帳緩春雞報非歌行麗對乎

細雨夢遙雞塞。小樓吹徹玉笙寒。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無可奈荷花落去似。

燕

歸來非律詩。從吾然始天成一陽明也。着詩不得

○斜陽只送平波遠。又春來依舊生芳草。淡語之有

致者也。角聲吹落梅花月。又滿院落花春寂寂。又一

鉤淡月天如水。又鞦韆外綠水平橋。又地卑山潤人。

靜費爐烟。景在淡語之有景者也。平蕪盡處是青

行。人又在青山外。又郴江幸自蓮郴山爲誰流下

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并則而今已拚了。郴江

生便忘得。文斷送。一。憔悴。能消幾箇黃昏。此惟語  
之有情者也。味雨點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  
裡。此淺語之有情者也。淡語恒語。淺語極不易工。  
爲拈出

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  
以致價微劣於柳。然至枕痕一線。紅生玉又旗起。兩  
眸青。烟燭淚花。春色紅綿冷。其形容。醞起之妙。真能  
動人。

孫夫人閒把繡絲。持認得金針。又倒拈可謂看朱成

碧矣。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  
可謂憔悴支離矣。秦少游安排腸斷到黃昏。未能免。  
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則十二時無間矣。此非  
深於閨恨者不能也。易安又有寵柳嬌花寒食夜種  
種。惱人天氣。籠柳嬌花新麗之甚。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廻避。類易安而  
小遜之。其天淡銀河垂地語却自佳。

溫庭筠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陳無已殢到斷腸  
時。春山眉黛低。皆彈箏俊語也。

張子野青門引萬俟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  
皆佳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  
也瘦又莫道不消魂簷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瘦字很  
妙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  
妙在押宋乍雨乍晴花易老却不在押字而在乍字  
史邦卿題燕子任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  
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形容之妙相子去聲  
王叔麗句曰隔花啼鳥喚行人又海棠經雨胭脂透

王元澤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鬪可謂巧而費功矣

史邦卿做雨欺花將烟困柳殆尤甚焉然與李漢老

呼雲吹斷橫玉謝幼仲染雲爲幌美成暈酥砌玉幕

直鶯嘴啄花紅澑燕尾點波綠皺俱爲險麗

吾愛司馬才仲燕子嚮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  
有天然之美今鬪字者退舍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  
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

極矣南宋如曾覲張倫輩應制之作志在鋪張故多  
雄麗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旣明爽然而禮  
情致語幾於盡矣

宋高宗在德壽宮遊聚景園偶步入一酒肆見素屏  
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攜殘  
酒來尋陌上花鉢曰未免酸氣咬明日重扶殘醉仍  
卽日予釋褐此詞之遇者也而高宗亦自具眼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  
以氣槩屬詞詞所以亡也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  
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  
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  
而後有南曲

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  
宮高平般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宮然南歌或  
多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詖鐘律不得調平者  
耶

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

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  
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  
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譜

仙呂調宜清新綿邈南呂宮宜感歎傷惋中呂宮宜  
高下閃爍黃鐘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道  
宮宜飄逸清幽大石宜風流醞藉小石宜旖旎嫋媚  
高平宜條蕩滉漾船涉宜拾掇坑塹歇拍宜急併虛  
歇商角宜悲傷宛轉雙調宜健捷激梟商調宜悽愴  
慕怨角調宜典雅沈重越調宜陶寫冷笑見雍熙樂

府楚愍王序然出周德清元人也

周德清云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又云諸公已矣後學莫及蓋不悟聲分平晏字別陰陽此二言者乃作詞之膏旨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予常揣其聲病於桃花扇影而得之

虞伯生云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河北河東取韻尤遠

作韻十法亦出德清稍刪其不切者一造語謂可作

者樂府語經史語天下通語予謂經史語亦有可用不可用不可作者俗語蠻語謔語嗑語市語方語書生語譏誚語愚謂謔市譏誚亦不盡然顧用之何如耳又語病語澁語粗語嫩皆所當避二用事明事隱使隱事明使三用字生硬字太文字大俗字及襯韻字太長者皆所當避四陰陽如同戎龍窮之類爲陽喚抑轉鐘松冲之類爲陰重如同東韻也輕如東點各有宜用五務頭要知其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上移用修乃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六

對偶有扇面對重疊對。救尾對七末句八去上九定格如仙。呂南呂中呂正有子母謂字少聲多者聲多字少者。

馬致遠百歲光陰放逸弘麗而不離本色。押韻尤妙長句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又如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俱入妙境。小語如上牀與鞋履相別。大是名言。結尤疎俊。元人稱爲第一真不虛也。

北曲故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

雲捲竹索攬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種花潤  
梁園萬頃田。○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桃花片。  
珠簾捲映芙蓉面。○法鼓金鏡二月春雷響。殿角鐘  
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稍○不近喧譁嫩綠池塘藏。  
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栖鴉。是駢麗中景語也。  
○手掌見奇擎心坎兒裏溫存眼皮兒上供養○哭  
聲見似鶯轉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繫春心情  
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  
瘦減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淡胭脂淺淡櫻。

桃顆是駢麗中情語○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了  
畫兒裏愛寵○柱着拐杖閑鑽嬾縫合唇送煖偷寒  
○昨夜箇熱臉兒對面捨白今日箇冷句兒將人廝  
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麗中諱語○落紅浦  
地胭脂冷夢裡成雙覺後單是卓語中佳語

元人曲如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秋風  
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景中雅語也池中星  
玉盤亂洒水晶丸松梢月蒼龍捧出軒轅鏡○紅葉  
落火龍褪甲蒼松蟠惺蠻張牙○水面雲山山上樓

臺。山水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景中壯語也。仙翁  
何處煉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  
生。數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黃蘆。岷白。瀕渡  
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頗有忘機友。點秋  
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意  
中爽語也。十二玉欄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  
悲。一片鄉心碎。情中快語也。笑撚花枝比。較春輪與  
海棠。三四分再偷匀。一半胭脂。一半兒粉。情中冶語  
也。參旗動。斗柄搖。爲多情攬下風流禍。眉檳翠娥裙

拖絳羅襪。令凌波。耽驚怕。萬千般得受用。些兒箇。○  
側耳聽。門前去。馬和淚。看簾外。飛花。○怕黃昏。不覺。  
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間舊啼痕。斷腸。  
人送斷腸人。○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  
淚眼。○把團圓夢。見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却是你情  
中俏語也。怨青春。推白晝。怕黃昏。○一聲梧葉。一聲。  
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緊語也。  
五眼雞。丹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腳猫。渭水飛  
熊。○糟醃了兩箇功名。字酷淹了千古興亡事。麵埋。

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便說陶潛是譚中奇語也。擣殺銀筆韻不真。猱痒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譚中巧語也。

元人歸隱詞沉醉東風云。問天公許我閒身。結草爲標。編竹爲門。鹿豕成群魚蝦作伴。鵝鳴比隣。不遠遊堂上有親莫居官朝中無人黜陟休云進退休論買斷青山隔斷紅塵頗有味而佳

得勝令元人有味指甲者宜將鬪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綉線匀宜把金針紝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

宜托腮。漫玉宣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指通身心知音。  
治相思。十箇針鼈葵之極。又出王關上矣。非舜耕味  
睡鞋可比。

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裙染榴花。膾損胭  
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濕香羅袖。  
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

漚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  
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  
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鳌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

官大用如西風鵬鴟王寶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  
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  
白無咎如太華孤峰已上十二人爲首等貴酸齋如  
天馬脫羈鄒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潭閒雲  
鮮于去矜如奎璧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  
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  
李致遠如玉匣比玉鄭廷玉如佩玉鳴鑾劉廷信  
如摩雲老鶴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  
鶴馬九臯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蓋西村

如清風奕箇朱廷玉如百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峰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清霄呂止庵如晴霞結綺荆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窓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石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鐘繼先如騰空玉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鵬鴟冲

霍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鳴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  
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劒吳昌齡如庭草交  
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  
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裡梅  
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  
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  
雀暉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  
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  
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

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  
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  
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鴈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蓉  
尚仲賢如山花獻咲王伯成如紅管戲波已上七十人  
次之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璣馮海粟趙子昂  
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齊德卿姚牧庵高拭史敬先  
施君羨汪澤民凡百五人不著題諱抑又其次也虞道  
園張伯雨楊鐵崖皆不得與可謂嚴矣

國初十有六人王子一如長鯨飲海又如漢庭老吏

劉東生如海嶠雲霞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  
崑山片玉可入首集藍楚芳如秋芳桂子陳克明如  
孤鶴鳴皇穆仲義如洛神凌波楊舜民如錦屏春風  
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  
憲林之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巨盧疊草  
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仙女散花可次貴酸  
齋輩

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惟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  
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

答之際了無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譬  
如見鐘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詣不當執末  
以議本也

南曲之美者無過於題柳窺青眼而中亦有牽強寡  
次序處題月長空萬里可謂完麗而苦多蹊徑

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南北大散套是元人作  
學問才情足冠諸本

王漁坡所爲折桂令云望東華人亂擁紫羅欄老盡  
英雄此是名語然上句番身跳出麒麟洞麒麟洞杜

撰無出。漾波又一詞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尋思別駕。一天霜雪曉。徘徊句特軒爽四押亦佳。

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遠翁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鳳皇生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朱齋之單題梅皆出自王公膾多人口然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王威寧越黃鸝兒只是諱語然頗佳。

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鬢任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

皆佳語也

張職方重有二句石橋下水輜輶蘆花上月紛紛予  
頗賞之陸之裘散詞有結語遮不住愁人綠草一夜  
溝關山又本是箇英雄漢差排做窮秀才語亦雋爽  
張伯起紅拂記起句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  
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箇藍輿處處山亦自瀟  
灑

末叔介甫俱文勝詞詞勝詩詩勝書子瞻書勝詞詞  
勝畫畫勝文文勝詩然文等耳餘俱非子瞻敵也算

直書勝詞詞勝詩詩勝文少游詞勝書勝文文勝詩

陶穀尚書使江南通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色沈澈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感倡女任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旨後用以贈仁王院落髮爲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

朱仁宗時老人星見柳耆卿托內侍以醉蓬萊詞進仁宗閱首句漸亭臯葉下漸字意不懌至宸游鳳輦

何處興真宗挽歌暗同慘然之讀至太液波翻忿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擲之地罷不用此辭之不遇者也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  
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爲謔以寓調笑  
徽宗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  
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獄萬歲山命俊臣爲  
臨江仙詞以高字爲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  
輕人意重千里遙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爲韻

檜亦高五六尺圍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  
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不  
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  
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爲好  
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具命抑詩字韻俊臣口占未  
云欲知勤苦爲新詩吟安一箇字撫斷數莖髭上大  
笑師成恨之諧其漏泄禁中語責爲越州鉅輶太守  
王凝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踈明日携詞見  
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窓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

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  
腋氣豐雨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  
雪爲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末云只愁歌  
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小才亦是滑稽之雄子瞻若  
在當爲絕倒

我明以詞名家者劉誠意伯溫穠纖有致去宋尚隔  
一塵楊狀元用修好入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夏文愍  
公謹最號雄爽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

西廂文傳爲關漢卿撰邇來迺有以爲王實夫者謂

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大和正音譜王實甫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西廂則亦可據

今世所演習者北西廂記出王實甫馬丹陽度任風子出馬致遠范張雞黍出宮大用拜月亭單刀會出關漢卿兩世姻緣出喬德符詭范雎出高文秀攬梅香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出鄭德輝風雪酈寒亭出楊顯之伍員吹簫莊子嘆船體出李壽卿東坡夢辰鈞

月出吳昌齡陳琳抱粧盒王允連環記敬德不伏老  
黃鶴樓千里獨行不著姓氏皆元人詞也

元微之鶯鶯傳謂微之通於姑之子而托名張生者  
有爲微之考據中表親戚甚明具會真詩止載和章  
而闕張本辭大約可推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  
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  
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  
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  
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

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讟賢者至此耶

謂則誠元本止書館相逢又謂賞月掃松二闋爲朱教諭所補亦好奇之談非實錄也

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闌詔赴春闌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闌難捨親闌頗疑兩下句意各重而不知其故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其下句迺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闌難捨親闌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闌難赴春闌意旣

不重而期逼與上欲化魚字應難赴與空有字應益見作者之工

琵琶記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羨撰亦佳元朗謂勝琵琶則大謬也中間雖有一二佳曲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旣無風情又無禪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拜月亭之下荆釵近俗而時動人香囊近雅而不動人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太儒之作不免駁爛

何元朗極稱鄭德輝柳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

唐宋文選 卷之九  
爲出西廂之上，傷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套數出沒賓白全剽西廂王粲登樓事實可笑，毋亦厭常喜新之病歟。

周憲王者定王子也，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襍劇凡三十餘種，散曲自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諳。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獻吉昇中元宵絕句云：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蓋質錄也。

劉瑾以擴充政務爲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鄆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曾瑾敗。

謫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於詞曲而傲睨多脫  
踈人或讒之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  
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游春傳奇劇罵李聞之益  
大恚雖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敬夫與  
康德涵俱以詞曲名一時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  
評者以敬夫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

王敬夫將填詞以厚貲慕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  
習諸曲盡其技而後出之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  
曲成德涵爲奏之卽老樂師毋不擊節歎賞也然敬  
夫成德涵爲奏之卽老樂師毋不擊節歎賞也然敬

夫作南曲且盡杯中物不飲青山暮猶以物爲護也  
南音必南北音必北尤宜辨之

韓苑洛邦奇作乃弟邦靜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  
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行北人粗野乃爾然亦自有  
致

楊狀元慎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續  
陶情樂府流膾人口而頗不爲當家所許蓋楊本蜀  
人故多川調不甚諳南北本腔也第他曲多剽元人  
樂府如嫩寒生花底風風兒疎刺刺諸闋一字不改

掩爲已有蓋楊多抄錄秘本不知久已流傳人間矣  
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闋傍粧臺  
爲德涵所賞今其辭尚存不足道也所爲南劇寶劍  
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二記余見之尚在拜  
月荆釵之下耳而自負不淺一日問余何如琵琶記  
乎余謂公辭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  
隨腔字改妥乃可傳耳李怫然不樂罷

陳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爲散套既多蹈襲亦淺才情  
然字句流麗可人絃索三弄梅花一闋頗稱作家

王舜耕高郵人有西樓樂府詞頗警健工題贈善調謔而淺於風人之致

谷繼宗濟南人所爲樂府微有才情尚出諸公之下  
謝茂秦舊墳樂府頗以柳三變自居與子輩談詩後  
慚怩不出可謂不遠之復

常明卿有樓居樂府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

徐髯儻霖金陵人所爲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協而  
才氣過之青樓俠少推爲渠帥正德末 上南征嬖  
伶臧賢薦於上俾墳新曲絕愛幸之令提調六院事

霖皇恐甚然不敢辭也後迴鑾事始解賢復薦吳中  
楊南峰循吉楊以高尚不出一旦易皂笠韞鶻兔鶻  
從臺司索餞見上後應制成打虎諸曲頗云稱旨詔  
授官如霖楊大愧駭懇賢獲免曲今存不大佳

北調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  
華俱有樂府而未之盡見予所知者李尚寶光芳張  
職方重劉侍御時達皆可觀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爲  
傑出其板眼務頭擗捨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  
發之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爲白璧微類耳金陵

金白嶼鑾頗是當家爲北里所貴

吾吳中以南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鄭山人若庸希哲能爲大套富才情而多駁雜伯虎小詞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他未稱是明珠記卽無雙傳陸天池采所成者乃兄浚明給事助之亦未盡善張伯起紅拂記潔而俊失在輕弱梁伯龍吳越春秋滿而妥間流冗長陸教諭之襄散詞有一二可觀語多雋爽

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他風雪耐他寒不知爲

朱希真詞也賀方回浣溪沙有云淡黃楊柳帶栖鴉  
關漢卿演作四句云不近青蘚嫩綠池塘藏睡鴨自  
然幽穠淡黃楊柳帶栖鴉青出於藍無妨並羨

增補藝苑卮言卷之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新安程榮仲仁梓

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其意蓋取程邈以後之隸與鍾王之今楷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皆屬

之於八分而單以隸爲楷也歐陽永叔以八分爲隸爲洪适因之而豐道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爲八分以真爲隸也是卽吾所疑張鄭之後說也夫以分爲隸歐陽氏之誤小以隸爲分以真爲隸豐氏之誤大也爲豐氏之說大約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程邈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云次仲作八分書謂入篆八分存隸二分是先有隸而有分固矣其三據淳化閣帖有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爲據此皆吾所不

敢信之故也。閣帖所存邈數十字略無二鍾古意。正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惟如亢倉元命包假書填難字類耳。此李懷琳輩之所不爲而可據爲邈書乎。又明言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則此外皆用真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歐趙所書之碑又何無一真隸而皆分書也。各碑旣謂之分書則其法正存今何嘗入篆八分也。以吾所見唯皇象天發神識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卽所謂八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習故少傳耳。衛恒所贊

隸勢如砥平繩直規旋矩折修短相副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等語亦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爲古隸無疑者後閻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爲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鈞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爲散隸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爲之楷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

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法兼平行書謂之  
藁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妙者謂之小草復  
有所謂游絲之草宋蔡邕爲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  
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  
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  
蓋自是而隸與八分之說始明然謂羲獻復變新奇  
別以今隸謂之楷法此語覺聳蓋受禪勸進卽鍾氏  
之古隸也尚書宣示墓田丙舍戎路表卽鍾氏之今  
隸也羲獻不過增華耳古隸亦非鍾造東漢以後碑

刻皆如之特鍾氏入妙耳飛白卽古隸今隸蕭子雲  
頗作篆皆大書用毫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  
白而勢若飛今亦不傳矣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下  
中露白者爲飛白極可笑吾三十時爲余定州作飛  
白歌蓋從俗之語也今人稱真草隸篆雖失作者之  
意然古隸今隸方圓勁婉體自難合拆爲真隸似亦  
未爲不通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積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  
篆爲徑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欵法篆字相近非

有批法之隸也。卽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未有挑剔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而言則次仲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衍之此論一洗懷瓘千古之疑盡闢豐氏恣談之陋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不在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衍此語尤合作正受禪勸進之所以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惟者韓擇木也豐而扁者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沈存中云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

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行書有二有真帶行者如右軍蘭亭霜寒來禽官奴之類是也正行配者右軍旦極寒雪晴晚復是也

毒熟尊體何如奉橘夫人平康蔡家賓至愛慙斬茶晚復毒熟有以爲唐文皇臨者夫人平康蔡家賓有

以爲後人書者理俱有之

道生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  
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坼如印印泥  
如錐畫沙如折釵股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  
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  
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  
王之後唯藏真得之爲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信  
本登善虔禮紹京泰和伯高清臣誠懸五季則景德  
重光宋則君謨元草元則子山子昂本朝則仲衍貞

伯希哲徵仲數人而已

按伯施者虞也信本者歐陽也登善者褚也虔禮者孫也紹京者鍾也伯高者張也泰和者李也清臣者顏也誠懸者柳也景度者楊也重光者後主也君謨者蔡也元章者米也子山者嶢也子昂者趙也仲珩者宋也貞伯者李也希哲者祝也徵仲者文也豐於唐不取知章季海父子宋不取子瞻魯直元不取伯機明不取南宮縱吉當別有意

鍾太傅解散古隸而爲今隸然張芝草書是今隸之

變觀其行筆可知則太傅之前如曹師諸公亦已作今隸但非程邈體耳

先民有言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乃爲合作又不欲多露鋒芒露鋒芒則意不持重又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斯言當矣愚以謂如不得已則肉勝不如骨勝多露不如深藏猶爲彼善也

語云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縱橫牽掣之謂使鈎環盤糾之謂轉

向背得宜之謂點畫又云神彩爲上形質次之隸以規爲方草則圓其矩

鍾太傅云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衛夫人云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二語皆佳絕若死蛇桂樹踏水蝦蟆語絕不似右軍手中出也

姜堯章云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之謂垂雲又引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

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堯章可謂妙得筆理而書實不稱何也

書家者云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又云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大字促令小小字舒今大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偏至之語大須意會不可典要

梁武帝云點掣短則法擁廻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踈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

純肉無力少墨浮濛多墨笨純張長史傳此於顏平原而語少變

董內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李萃曰虛掌實指緩納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黃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皆臨池者所宜知也

李陽冰云點不變謂之布棋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蚪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况其它乎

聞之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  
苦緊然大令小時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  
曰此有力也非苦緊也顏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  
也習顏柳者未免苦緊習二王者不妨虛和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乎  
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劙挫於  
豪芒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  
之眇一目

取蘭亭之半以參宣示則華實配矣取化度之半以

參廟堂則圓協矣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左袒鍾張華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鷹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今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字形不如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

答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  
逸跡曾不睥睨羨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  
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  
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  
密及其獨運意踈字緩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  
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  
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  
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  
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

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  
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者  
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啓云臣  
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賛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始見勅  
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  
常猶子敬不迨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  
全法元常瘦肩吾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  
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  
鍾功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

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其  
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  
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  
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  
也雖槎枒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  
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  
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  
翔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  
慕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

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  
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  
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  
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  
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草草古逸極致高  
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  
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今然子  
敬可謂武盡羨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羨矣又

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爲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擗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吳興筆然則大令之於右軍直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

象劉纂岑伯然朱季

平申艸則有鍾元常胡

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

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內俱習

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

右軍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

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然則右軍之書得

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凱

之畫亦至唐始定也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

敬爲河朔子弟舉體充悅然沓施不可耐而評羊欣  
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澁是以文皇詆子敬爲餓隸而  
學敬元者時人譏以爲重儼子敬餓隸敬元已成重  
儼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沓施子弟一瘦一肥  
母乃太相牴牾歟

武帝評蕭思話書儂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  
憑虛欲儂欲儂尚未儂也漢武欲儂則又去儂遠也  
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躡躅其間觀陶

隱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渝長夜  
又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然  
則太平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考寶泉述書賦  
云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  
云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奇姿異能有減於齊高  
然則染武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  
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相中之趣則鍾降而  
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雅則張降而俗矣  
○吾嚮者閱隋僧智果書染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

三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後又有鍾繇書如雲鶴遊  
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語以爲不應重下  
評意所謂司徒者繇子會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  
種意外歸之太傅吾竊非之載閱繇父子本傳繇不  
爲司徒會加司徒雖尋伏誅而所稱司徒者必會矣  
然又以梁武與陶隱居論書至數十往復皆不及會  
不應稱之若此及閔袁昂本文所謂十二種云云乃  
在啓內勅旨具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氣密麗若  
飛鳬戲海舞鶴遊天等語蓋重贊之也此外又有武

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  
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然則袁昂之稱司徒十  
二種法正謂繇也吾家荀太傅薦季直表黃初二年  
司徒東武亭疾蓋是時華歆辭疾繇實轉司徒四年  
遷太尉而歆復代之史有脫漏故耳二者實可相證  
因記於此

鍾太傅七十六其子司徒僅四十五右軍五十九子  
太令四十三天假以年不果勝尊公乎曰不爾格已  
定矣假之年有小變而不能有所加也

右軍之書後世摹倣者僅能得其圜密已爲至矣其  
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  
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  
素不得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  
多學少學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適筋骨盡露旭素之後  
不得不生晉光高閑顏柳之餘不得不生卽之溥光  
○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顧旭狂素有書才而  
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禮平原誠懸有書

力而無書度

楊用修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用修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構易密筆瘦則結構易踈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旣成之後瘦近勁勁近右肥易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肉也

僧亞栖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陽詢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讐語白雲先生何人亦未有書蹟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托辭耳

歐陽書法實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變也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易有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黃魯直極重之謂爲散僧入聖又謂可繼顏魯公釋懷素楊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作聞朱象玄有

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

宋初王待詔著宋宣靖李西臺蘇參政皆稱名書家者然不甚得法山谷評待詔如小僧縛律西臺如講僧參禪然待詔猶有晉人意范文正伯夷頌見推亦以其人耳杜祁公蘇長史皆學懷素杜瘦而生蘇瘦而弱第覺王潤微勝米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滯而不大暢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覃溪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敵近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構雖有墨豬之諱最爲淳古黃山谷大書酷倣瘞鵠狂草

極擬懷素姿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今  
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媿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爲  
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  
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爲曲筆蔡京卞兄弟皆擅  
書名御府法墨妙畫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  
一長况未必耶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摹法書以取天下之才習書學  
而不能脫人主面目玄微亦然智永不能脫僧氣歐  
陽率更不能脫酸餡氣旭素顏柳趙吳興不能脫俗

氣南晉宋齊之間可以脫矣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敬元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爲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娘娘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

極力摹倣尚自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  
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  
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  
直無楷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  
以故評騭古人墨刻真廣亦有相抵牾者然長睿引  
證各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尚書  
宣示爲右軍臨白騎途帖爲大令臨蓋不唯太傅宣

示已殉王修墓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勑書臨  
宣示大令臨白騎二帖應摹入內府其事甚明謂長  
風帖爲逸少年未變體書蓋以右軍別帖有長風  
范母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適得書至慰馳竦  
耳酸感至比加下瘠宰相安和徵丘鼠伏想嫂等閑  
別稍久不得臨川初月二日至前從洛白耳鯉魚失  
人蔡家大小悉佳閑轉阮公故爾月半邊欲遺書太  
令玄度時來極熟敬唯服油復面悲積嫂等帖皆非  
真或以辭氣太凡或以書法非妙或卽其人其事駭

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祖多材帖爲唐高宗衛夫人帖爲李懷琳褚遂良甥無薛八侍中山河帖爲枯樹賦中語李斯書爲陽冰裴公碣內字右軍備官而行爲唐人集右軍書賈曾送張說文皆妙有事理真書家董狐也

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當托桓江州爲張伯高書黃伯思亦斷以爲然而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人以爲伯高書王帖辭耳按此帖旣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

分張同結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考張懷瓘書斷稱張融正兼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爲張伯英書也而揭本大行於世又按融本傳嘗對孝武帝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然則此書又安知非張融筆耶王米懸斷爲伯高不若吾之懸斷乎愈光也

伯英殊愁體太今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

軍稍大而逸者便以爲子敬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  
近縱者便以爲伯高藏直蕙又推黃米之旨謂伯高  
僅有章法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  
敢信也按張懷瓘明言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  
爲今草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  
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唯王子敬明其心指故  
稱一筆書者起自伯英也又云伯英炳爲今草天縱  
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擎攫  
之勢心手隨變窮冥而不知所如又云子敬如蹴海

移山翻濤破嶽懸崕墮石驚電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考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蓋伯高時有肥筆渴筆不若是之勻和也若托桓江州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亦不合書之覺思光爲近至於右軍雖結構緊變化靈異又不可以一節爲拘也

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鈎之敏又引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鈎及茅山碑云管寧銀鈎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安其草草法有銀鈎蠶尾及考陶隱居詳真

碑云幼安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蓋管寧亦自幼安用修誤以爲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考寧三國志註有高士傳傅子諸書俱無銀鈎語又云劉曜人知其獐函而不知其字畫之工註見草書韻會當是時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獐函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修又誤以劉德升爲劉景升而云卽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此尤可嘆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

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  
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恠獎  
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卽之之  
惡謬極矣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吳說傳朋書法深  
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吳  
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  
傳朋書世遂少見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詩數聯  
紫客藏鋒得晉人意惜少風韻耳

鐵園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

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爲前無古人然是行筆非真筆也

用修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者善篆與人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卽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書殊有旭顛轉摺態宣和間進所作草書內庭稱之用修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藏東坡草聖醉翁亭記并石本跋細闢無一坡法而渴筆遒逸飛動中有正書却近俗吾斷以爲逸老書蓋南渡以後

諸公不能辨此元人却不作此結法也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已擇評者有奴書之謂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

帖比淳化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  
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  
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繁廻縹紗之勢楊以  
幼安爲管寧以希白爲錢易其孟浪殊可對也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於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  
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  
粗疎夔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疎然是三人者吳興  
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於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  
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柯敬仲老而近

粗班彥功少頗遭爽晚成惡札龔璡陳深龜皆長於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今法何也元鎮以稚筆作畫尚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骨詎宜以汎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爲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卽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盡出正鋒寧救惡札不

識丁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唉

張卽之非不遒勁而粗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顏柳之  
踈裔辱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踈軟村  
野種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儕壞家法者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摹  
進難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蒼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豨信是陳豨  
韓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承相渡江  
北踪求絕其題筆陣圖云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

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  
二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  
漢章帝書千字文紕繆如此徒資溫噓

法書中有王右軍千字文背賢作咲端蓋知其爲周  
興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  
右軍千字文命興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文非謬也又  
有衛夫人筆陣圖右軍題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  
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  
者擬作苟能熟覽思亦過半矣

孫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佛鬱東方贊則意絕環奇  
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蘭亭之興  
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  
意逆之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僉也又一云  
黃庭如飛天仙人洛神如凌波神女曹娥碑如幼女  
漂流於風浪間

朱長文作讀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於妙退裴行  
儉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兄韋陟賀知章裴休於  
能吾未敢信也

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疏  
啓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  
何也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顏魯公家廟碑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歐陽蘭臺道  
因碑今隸中之有古隸筆者皇象天發碑分篆中之  
有章法者齊鶴銘行書中之有古隸者

增補藝苑卮言卷之十